

叶适著

习学记言序目 下册

中华书局

习学记言序目卷第二十七

魏志

桥玄以曹操为「命世之才」，而许劭以为「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」。玄与劭品类大殊，言之高下固当不同也。操为劭所鄙，乃为玄及何颙所异，不知劭自与汉人隔多少重数。操得志后，一时人材，受其生杀荣辱，为所位叙者，其贤否气类又可知矣。劭犹若此，况不为劭者乎！东汉未乱时犹若此，况三代之盛乎！道之升降，古人所以深致意也。（武帝操）

东汉坏败已久，自张温皇甫嵩成功，而策士以改物说之矣。人主与宦竖小人为密，虐用其民，甚于寇仇，与桀纣幽厉无异，势当然也。独有一事：虽三代亡秦之季世至于王莽，然皆其民叛而吏不叛；其后唐衰，虽兵将叛而士大夫不叛也。董卓袁绍袁术曹操刘表刘焉陶谦公孙瓒，世为公子，身任汉臣，一朝狂诞，假号奋呼，自为乱首，劫胁平民，屠刻天下，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，此前后所无也。盖汉末世有材者多，上不惟无以御之，又失其心，激而思悖，私义胜，公道灭，各从其党，不知有君。而论者反谓东汉风俗最美，能销奸贼窥伺之心，国家赖以不亡，岂未之考欤！（又）

按操以中平六年十二月起兵，初平二年七月，袁绍表为东郡太守，据兖州，以其中间攻于毒，眭固，陶谦，后为张邈，陈宫所反，六七年内，转战百艰，所获甚微，视高祖，光武指麾戡定，何太悬绝乎！适会天子东还，遂挟以自重，方有扶义征讨之事。然则操之功业，盖是辅汉而后致，非汉已亡待操而能存也。使如董卓，袁绍甘心为贼，固无可论，若稍隐诸心，欲因此跳梁跋扈，自同问鼎，其可安乎！（又）

操以令县满五百户者置校官，而其辞曰：「其令郡国各修文学」。按操虽窃汉柄，号令所行，施其统内，若兖冀之郡国可也，与人主制诏并行于天下，可乎？荀彧非不见微者，犹曰「爱人以德」，何也？陈寿虽著魏书，然有汉则无魏，而其事词错杂，使后世无别，史法不复存矣。（又）

皇甫谧逸士传「载王，儁称操有济世具，而言袁绍与术，母丧归葬，会者三万人，操密言于儁，「天下将乱，为乱魁者必此二人也」，此语当不妄。黄琼，陈寔之丧，会者皆数万，绍亦然，取友各以类，则其人皆飞扬轻侠者也。私援成于下，动众太甚，自无安靖之理，与张角兄弟何殊！（又）

操十五年令，叙「凡人称帝，凡人称王」事，极有始末，当详看。后世多称操奸贼狙伺，犹畏迫名义，不敢身自代汉。按操之僭乱，显逼惟孔融，阴沮惟荀彧，二人既死，中外无不

迎承自献，以后为羞，名义安在，而尚何所畏迫耶？然天下大物，自战国秦汉以来，形窥若易，而实取亦难。董卓、袁绍之流，鸱张广莫，未有能自知节限，故皆随以夷灭。操虽奸贼不仁，然能自知节限，故敢窃而不敢叛，敢取而不敢代，所以谆谆自叙齐晋文王、乐毅、蒙恬等事，皆实语，非虚饰，益知许劭之评为不妄也。（又）

建安十五年，司徒赵温辟曹操子丕，操怒，免温官，明年而丕为副丞相矣。岂温真不省事，而以门地辟耶？将示若不知，故为盖塞以使之也？（又）

建安体如王粲从军诗，奚用也！（三）（又）

魏文嗣事之初，霍性以论用兵诛死，戴陵以谏弋猎被刑。性言「先王功无与比，而能言之类不称为德」。历数汉魏中间士人，为此语者绝无，亦非不能，盖不敢尔，不知性何等人也。魏文居丧半年，无东南之警，而仓卒伐吴，不过耀兵起隙以逼汉位，性不知事几，岂张汤所谓愚儒也！（文帝丕）

魏文之所欲者禅代尔，而符瑞章奏，劝进辞让，前后节目，连篇累牍，存之极无谓，然可以见其辞烦而理寡也。（又）

黄初二年，初复五铢钱，未几以谷贵罢，至太和元年始复行。然则建安中物踊，但用谷帛，不比王莽自改币而禁挟钱也。币与物相权，从古而然，虽操猜诈百出，不敢用异说。后

世以有限从无涯，自坐穷处，遂无策矣。（又）

癸酉诏言，「今事多而民少，上下相敝以文法，百姓无所措其手足」。夫民多而法敝，势极而变也，民少而法敝，尽民之术也。秦及王莽之亡盖如此。曹氏转战三十年，所成就几何，民愈尽而法愈敝，其自言者尚尔，况使他人言之乎！当是时犹欲以功名自居，吾不知其说也。（又）

魏文帝欲并吴，积年以司马懿居留，自谓得所任矣，而患方起于虑外。然用人之道，百世同轨，此非所以为悔也；所当悔者，前面已起样子尔。（又）

马上赋诗，极陈观兵之盛，其终曰：「量宜运权略，六军咸悦康；岂如东山诗，悠悠多忧伤！」彼以周公为怯耶？大抵六子二曹为建安黄初体，自此不得复见前世之风雅，而后人以为高风绝尘，所未喻也。（又）

「建安十年，始定冀州，潏、貊贡良弓，燕代献名马；时岁之暮春，句芒司节，和风扇物，弓燥手柔，草浅兽肥，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，手获獐鹿九，雉兔三十。」文墨之士多以为壮。余观大叔于田还，猗嗟其技艺材敏有过于此，而诗人刺之，以为亡国之形也。今曹氏虐用其民，挟持杀戮，骄竖驂子，乘坚驱良，凭势作威以自快其得意；而风声气俗之所熏炙，更百千余年，有志之士，不复古人之大全，直可悲尔！（又）

「江汊为池，舟楫为用，利则陆钞，不利则入水，中国长技，无所用之」，此袁淮称江南地理也。既又言，「孙权自十数年以来，大败江北，敢远其水陆，次平土，中国所愿闻」，盖权是不止于守江，而又欲为取淮汉以北之规故也。孙氏及五代，江淮攻守，大略类此。自吴杨氏无争淮北之势，而淮不可守；唐李氏割淮臣周，不敢窥江以北，而江不可守；建炎绍兴，承用杨李，以淮守淮，以江守江，而孙氏及五代之故实遂不复讲。余顷在制司，初亦循近辙，几误；急易之，仅能自完。既将经画江北以及两淮，而上自卿相士大夫，下至偏校走卒，无一人以过江守江、过淮守淮为是者，余亦以病归矣。今因诸书间错见之。此今世大议论也，未有不知守江淮而犹欲论取中原者也。（齐王芳）

何晏论治身，「慎习，放郑声，远佞人，欲因「幸式乾殿，游豫后园，使大臣侍从从容戏宴，兼省文书，询谋政事，讲论经义，为万世法」。此疏殆晏所谓格君事业者乎！然方晏等用事，而当时经生学士，谋臣武将，皆无以为然者。彼固不足以知之矣；而晏等以急利竞进之心，当幼君骄相之势，行人所不能知之学，固所以不旋踵而覆其族歟！（又）

司马懿初除曹爽，盖因朝臣内外恶其骄纵，方以此举为便，固未有言其非者。王凌虽知之，而谋立藩王，不利见主，使懿尤得以自直。二事皆因当时之所谓正义以售其逆谋，人心密移，国向随改，转盼呼吸，倾夺已成，虽欲起而图之，无与共功矣。古今存亡之机，虽未

尝不如此，然曹氏辛苦作计，三世相承，才二十年，本以托孤，乃得篡弑；而懿因公行邪，乘间掩窃，上下拱手，全而付之，是非疑信曾不及一出诸口。呜呼！孰谓三国多智士哉！如刘晔、蒋济之流，区区乎以揣摩从人者，固至是欤！（又）

高贵乡公劣汉高而优少康，论著祯祥以耀远近，其意盖欲感动臣下使之协同耳。今其书之存者，但纵论文义，无所激发，则当时未尝领会可知矣。而公不胜忿怒，奋一夫之决以速其死，悲夫！（高贵乡公髦）

郑玄以三老、五更为更事之称，蔡邕云「更」应作「叟」，引俗字「女」傍「更」为证。按三老、五更，二戴集书也。至东汉初既立更^四以养之，距玄与邕时，上下二百年耳，一朝见闻，未至悬隔。玄经生家，以意说之固未必是；邕周旋台阁，从胡广诸人游，号为通博，既不能以义断其是非，又于故实无所考据，而徒以字学偏傍轻改之，可乎？后世经文以邕改定者，为其见识如此，恐未可凭也。（又）

按晋灵公不君，赵穿弑之，赵盾反不讨贼，史官以穿罪罪焉，孔子以为其义足以戒后世，因而不改，然而法一变矣。及晋厉公亦以淫虐被杀，而悼公要誓之词曰：「立而不从，将安用君！二三子用我今日，否亦今日」；而栾书中行偃束手退听，晋自是复霸，人以为材。至鲁昭公不忍，讨伐季氏不克而奔齐。齐^五悼公亦循周子故步，欲正其始，陈乞不从，寻

即遇篡。四者之迹，足以互见。盖赵盾染范，恭顺未失，故臣道可复存；意如田恒，悖恶已定，故君权不复反，事既至此，但以胜负为是非耳。至高贵乡公，则又有可哀者。司马懿父子暴擅亟夺，五年未远，国祚已非魏有。按毋丘俭表，司马师自公立未尝朝，公欲问其疾，亦拒不得至。观此际会，虽有二悼，欲正其始，何可复行？侍从群臣一语不酬对，更假数岁，不过身亲授受而已。而或者乃指易屯膏之义，谓小贞则吉，大贞则凶，未知亡国与杀身，小大何所别异，而尚以吉凶言乎？宜公欲以少康自比而终不能也。公立时年十五，英材逸气，与少康晋悼略相似，哀哉！哀哉！（又）

陈登以雄豪自许，刘备亦亟称之，然登父子已与曹操相首尾，受其驱役，就不早陨，终何所能！至如华歆王朗，登所敬者，皆骈首为魏公侯矣。至臧洪则不然，犹是汉之陪臣，死超仇绍，义有可依。关东起兵以汉为辞者，无问大小，终于臣仆篡盗，丧名失节以苟其生，惟洪可以免焉。陈寿虽知贵之，而智不足以及此，遂与登同称，学者宜详之。（臧洪）

嘉平之役，极是异事。曹氏造基立业，虽无两汉本根之固，然自操至此已五六十年，民志久定，司马懿再世受遗，信非忠贞，何遽盗夺！而况虚位无权，势同单庶，一旦因人主在外，闭门截桥，劫取事柄，与反何殊？此至愚者不敢为，懿号有智，而披猖妄作，自取族灭，然竟以胜，一异也。曹爽兄弟，昏庸童竖，无足深责。然崇信何邓，惟其所为，晏等皆胜流

名士，并居要职，命令所由出，方天子朝陵，爽羲扈从，未知晏扬之流安在，而变起仓猝，但有桓范拔剑南奔，其余竟无一辞。懿奏既通，骈首受戮，而魏事已去矣。懿一旦侥幸，以至愚而成至智，晏平时自许以上智而终成下愚，苟无人心，忍而就此，哀哉！二异也。昔韩馥让州于袁绍，竟奏厕求死，当危亡之际，举国无人乃至于是。孟子谓「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」，何太甚乎！（曹爽）

夏侯玄言「先王建国，分疆画界，各守土境，非重累羁绊之体」，欲省郡守，县皆径达。两汉论治，未有及此者，其自负弘济，良不虚也。而亲姻中外，竟相首尾，委肉以当豺虎之锋，悲夫！如玄之智，虽未必能存魏，然玄死而后魏卒亡，盖与其国相始终矣。（夏侯玄）

曹操取天下事，尽具荀彧传中，故或者以彧比张良。良高妙玄远，智因物生，不为定形，固非彧所能至；然而清整恺悌，以善自与，是三君、八俊家良子弟也。或者又言汉已亡，操取之于群雄，非取之于汉，此甚不然。以操始终挟汉而令，犹不能尽得，凡操之得，非名依汉则无由；是汉固未尝失，但不能主令尔。譬如人有良田广宅，虽失券要，而田宅固其物也；臣仆不直而归之，而欲直而盗之，可乎？彧为汉人子孙，其当死无疑。所可惜者，智不足，以知操之为窃，狃于谋而不自制，遂失其身尔。此乃士君子出处之至戒，学者尚无分别，何哉？（荀彧）

袁涣举动节度，言议政干，皆近儒者，然特其粗尔。操之初事，最蒙褒用。或疑此非所以施于操，操但不容孔融称衡辈耳，过是色色有之。若已受其笼络，而又能将之以德行，矫之以贞介，无不可者，如张范邴原之流，正操所欲奖饰也。昔闵子称〔六〕原宪季次皆未尝仕季氏，孔子告仲由以知德者鲜，士虽欲自勉于德而不知立德之地不可也。独田畴始终封，似其志有所在。是时操未建国，前为檇令，后为议郎，皆是王官，若不遽死，未知竟如何也。（袁涣张范邴原田畴）

管宁汉末远遁，汉魏兴废之间，君子存身用舍之际皆可以免，比其来还，则改物已定，年迈时逾，犹隐终退，泯然无迹。士君子之处世以道，虽难易不同，不害其为仁。至于心所不欲而自行之，屈伸舒卷在己而不在物，则未有能及宁者，固与荀爽相去远矣。（管宁）

按崔琰初仕袁绍，谏以「天子在许，民望助顺，不如守境述职」，次对曹操以「未闻王师，仁声先路」，此盖老书生守经不易之常论也。然琰便甘心委质曹氏，首为魏臣，未知琰意为诸侯复兴，各事其主以翼戴天子，如古之齐晋，正当尔耶？抑风靡波顺，遂无汉朝，忘其素守而不自觉也？（崔琰）

人之立德必有其地，余既于袁涣邴原见之。如玠孤峻特立，匪躬正色于人之本朝而无自立之地，逢喜迎悲，漂摇中流，杀身如断梗，进无孔融荀彧之节，退乏钟繇陈群之利，则余

固未知其说也。此亦不足为士君子出处之至戒乎！（毛玠）

钟繇欲复肉刑，斩右趾，以生易死，而王朗以为「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，不死即为减」。后世杂犯死罪者皆当不死，古人恤刑而不免于滥，后世滥刑而犹可以恤，非后世智于古人也，积习既极而反尔。（钟繇）

王肃言「周官五日视朝」，当考。「汉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，成帝始置尚书五人，自是陵迟，朝礼遂阙。可复五日视朝之仪，使公卿尚书各以事进，废礼复兴，光宣圣绪」。按成帝既置尚书，简阙亲政，遂无视朝之礼，公卿不复进见三百余年，可谓蔽事，而两汉诸臣未尝一言及之，史亦不载，何也？肃去其时未远，既正论指陈，就使不尽然，而视朝之废固久矣。然则尚书为天子私人，事归台阁，公卿充位，盖有由来。至于人主不能亲览，台阁遂成朝廷，古今之变，微而不自知也。然当时号治世者，未闻以不视朝为失；后世人主之见群臣多矣，而其治亦不能有加于前世，何也？（王肃）

肃言何晏邓扬等为「弘恭石显之属」。肃大臣子，以学问自负，论事有稽据，立朝明始末，指晏辈为恭显，亦其理也。肃既自守如此，则其出处不应草草。若以晏辈附从曹爽为邪而以身从司马父子为正，恐未可也。齐王见废，肃以太常迎高贵乡公，是时司马师篡事定矣，彼亦以为是耶？甘露元年肃死，去高贵乡公见杀亦不远。使肃再遇此事，未知又当如何。

然则何其明于知爽而昧于师昭？故自汉魏以来，不以废兴存亡之际考士而信其自许为正人者，余不知也。（又）

魏略叙董遇、邯郸淳、苏林、乐祥等，言太学生千数，冬去春来，博士粗疏，弟子避役，无复学者。圜丘议下，郎官诸吏见在万人，应书无凡；朝士四百余人，能操笔者无十人。及刘靖亦云，「高门子弟耻非其伦，故无学者」。此论魏世儒学兴废大概可见也。曹氏父子，上马杀敌，下马赋诗，自难语学尔。（又）

魏有校事，吴有典校，近后世皇城选者之任。程晓言「上察宫庙，下摄众司，官无局业，职无分限，随意任情，惟心所适」，则诚与后世选者同。至典校又纠摘文书，其干系尤切矣。然吴、魏仓猝用之，不久寻废，而后世乃以为官常，岂晓所谓「大臣耻与分势，含忍而不言，小人畏其锋芒，郁结而无告」？盖亦有言者而莫之能革也。（程昱）

汉、魏之际，匈奴氏羌皆居内地，兆于汉宣，成于魏武。昔秦人筑长城以限拒胡，而汉武力战，使之远漠，不能为寇，至孝宣因其衰弱，乃反辅之塞内。而张既设策，一旦徙氐五万余落于扶风天水，当时方以为快，不以为虞也。使魏稍传世未亡，则诸胡之祸亲自当之。孔子称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」。夫虑无近远而事有是非，故出之不以正者，万世之患也，岂止百年为戎而已！（张既）

寒祇任峻为魏建屯田，后世祖其说，然未知时适用不同。盖曹操起事，废罢钱布，专行谷帛，祿赐调度，无不由之。然则于民不耕之地，官置典农，春任其劳，秋获其利，年丰业广，百万之众足以自给，虽不待租税可也。后世化谷帛为金钱，军国诸费，绢米才居十二，兵料下者日犹百钱。若以多钱之卒岁种二十亩，官收十斛米，以五而获一，秕稗畜藏，已辄尘腐，是以有用而就无用，而欲从祇峻之遗策，可谓疏矣。此事当大有隐括，然后可议。（任峻）

如黄霸龚遂任延召信臣之流，两汉名循良吏也，然止是治民一节尔。杜畿传中乃有数节可看。其始空将一身犯必死、任奇谪以得郡，而后乃行之以宽惠，示之以教劝，待之以富庶，自无入有，由险至平，岂有讲论之功哉！若畿及刘馥，盖春秋以上人材，不止如迁固所称也。后世材品益下，权数者，武猛者，生聚者，平易者，各自为家，不相通而徒相诮，盖陋矣。且汉末余吏，曹氏所用，其变化屈伸之际，后人犹未能望其藩墙，奈何欲轻语三代事乎！（杜畿）

杜恕峭峻特立之意，长者自达之言，于魏极少其比，虽两汉人亦难之。今录其语切者：「实愿四州之牧守，独修务本之业，以堪四支之重」；「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，阅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」；「古人不患于念治之心不尽，患于自任之意不足」；「古之帝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，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，近尽群臣之智力」；「陛下何不试变业而示之，彼豈执其所守以

违圣意哉！晁错盖宽饶固无此论也。钟繇王朗，老成练达，然其意自以为如是止矣。年迈而志不新，人之通患，后生真可畏哉！（杜恕）

孙权十万攻合肥，守者七千，旁无近援，固已不自保，而辽乃募士八百击其未合，以至尾追，几获大丑。非操之智，无以使张辽；非张辽之勇而明，亦不能自任也。胜负成败，盖诚以人，不在众寡。士常如此，则立于积衰甘弱之地，为预怯莫前之说以自附于哲者可察矣。魏文帝乃谓「古之召虎」，殊可笑，召虎却不如此。（张辽）

曹操美徐晃「贼围甄鹿角十重，吾用兵三十余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，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」。以理势而言，非径入敌围，固不能解围全城；非于围上破走救者，固不能得城全胜。然古今自非见救至逆遁，则皆畏敌不敢救，少有如关羽及晃之真以勇力相遇而决斗者。客主单复之斗殊，陆抗能知之，此羽之所以终屈，而观者之所当思也。（徐晃）

「孙权以五万围文聘于石阳甚急，聘坚守不动，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。」魏略载云云，而论者乃云「此语与本传反」，非也。传固本诸魏略，但删简烦辞耳，书传中此比不少也。然古人以智期人而又以自期，故缩于不敢而敢者胜；后人以愚期人而又以自期，故冒于所敢而不敢者败尔。（文聘）

魏武病，召曹彰未至而歿。彰谓曹植曰：「先王召我者，欲立汝也。」植曰：「不可，不见

袁氏兄弟乎？」魏略此语虽未必实，然操于诸子，将择才而与之，意不专在嫡。仓舒夭死，以文则植，以武则彰，使植稍以智承之，则得其处矣。故王通谓「君子哉思王！以天下让而人莫之知」，亦非过论也。（陈思王植）

陈思王让德，余既发明文中子之论，然以植事始末验之，谓植能让，犹不为知植。盖能取然后能让。植含毫弄笔，自喜目前而已，机数防虑，何尝萌心！兄忌恶之不啻仇敌，犹自乞为将，及入侍求死，不太迫乎！又谓「取齐非吕宗，分晋非姬姓」，「寒温燥湿，高下共之」，植不自疏，而不悟兄之不已亲也，悲哉！然植虽天材纵逸，而笔势汗漫，不幸早终，未及绳约以追古人，尤可痛也！（又）

仓舒童孺而有仁人之心，痕舟称象，为世开智物理，盖天稟也。（邓哀王冲）

彭城王据玺书：「书云：『惟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』，古人垂诰乃至于此。」「常虑所以累德者而去之，则德明矣；开心所以为塞者而通之，则心夷矣；慎行所以为尤者而修之，则行全矣」。此作诏者非能解释义理，而言与理合，笺传家不能及也。人不能常虑所以累德而去之，开心所以为塞而通之，何取于知学乎！（彭城王据）

曹冏六代论，远推周秦，近摭汉魏，虽非确笃，而成败得失有所依凭，行于末世，亲疏相错，十得四五。子建固奇材，恐考验实未逮。如「墉基不可仓卒而成，威名不可一朝而立，

皆为之有渐，建之有素」等语，如饥人进一餐，胜绝食也。（武文世王公）

傅嘏精识自命，谓「何平叔不念务本」，败曹爽兄弟，是矣。至其为司马师谋，力疾劝行，又与昭还洛，继世执政，终移魏柄，然则此嘏之所谓务本者欤？国命延促之际，士所去就，忠邪、贤不肖分焉。过是而自号曰能，吾不信也。（傅嘏）

「夫人之所欲，莫不有辞，况乃天王，莫之敢违」，若必作之，故非臣下辞言所屈，若少留神，卓然回意，亦非臣下之所及」。因举钟离意谏，「王者豈憚一臣，盖为百姓也；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德，不及意远矣」。此陈群谏语，直而不回，切而不割，可从而不可怒，得大臣体矣。至子泰请诛贾充，谓「言有进于此，不知其次」，勇过晏子，不坠陈太丘家声也。（陈群）

陈登为刘备所许，且以许泛所言，不但上下床之间，其品第甚高，而登又自言所敬于当世者有数，亦足以验矣。然观登指意，虽名助汉，实亦为曹操驱使耳。豈是时登疏远不知耶？使其不早死，尽见操所为，将遂从之耶？绝之，则孔融荀彧之祸至；从之，则登之生平丧矣。此亦不可不论也。（陈矫）

卢毓驳亡士「妻白等死，引「未见君子」、「未庙见」及「附从轻」，曹操以为「引经典有意，令孤叹息」。用此语求之，汉人引经之有意者少矣；所谓春秋之义绳臣下，大抵多无意之引也，岂不害生民乎！然操喜有意之经足以缓死，而不知自立无意之法为杀生。孟子谓